

說部叢書

初十集
第四編

偵探小說

降妖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催眠術講義

洋裝
一冊

定價
五角

催眠學居心理學中之一部其原理至近世大明學者研究日衆其效用亦愈著於教育醫道均有莫大利益欲知斯術大意者則此書誠爲催眠學之先導

乙巳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降妖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編譯者 閩侯陸康華 永福黃大鈞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南京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教 育 部 審 定

(博 物 類)

◎動物

新撰動物學教科書
中學動物學教科書
動物學新教科書

凌昌煥
許家慶
杜家田
孫烈

一冊
一冊
一冊

五
六
八
角
角
角

◎植物

新撰植物學教科書
新編植物學教科書
中學植物學教科書
中學植物學新教科書

杜亞泉
杜亞泉
杜亞泉
杜亞泉
王明懷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大本八角
八
六
九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礦物

中學礦物界教科書
新式礦物學

王季點
鍾觀誥

一冊
一冊

四
四
角
角

◎生理衛生

生理衛生新教科書

孫佐

一冊

四角五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偵探
小說

降妖記

第一章

福爾摩斯有事恆徹夜不眠。故常遲起。一日福適早餐。余立爐旁毡上。持一木杖審視之。杖美而堅。首作圓形。飾以銀圈。徑近一寸。圈中嵌有一千八百八十四年CC且敬贈國家外科醫院層母提耳先生等字。余審其形。似爲老醫士所攜者。非常物也。福忽詰余曰。子於此杖有所徵驗否。余聞之駭甚。蓋福背余而坐。何從知余之攜杖。因答曰。異哉。子之問也。豈子腦後別有眼乎。福曰否。案上銀杯光亮射人。可以映後耳。昨夜有客來謁。我未之遇。彼遺此杖去。子姑爲我驗之。余答曰。杖有敬贈之語。則層母提耳必爲有重望之醫士。福曰然。余曰。必爲村邑醫士。其出診時。必步行。福曰。必河驗之。余曰。杖有斑駁之紋。城市醫士。必不攜之。且杖末之鐵已蝕。足爲步行之鐵。福曰然。余曰。所嵌CCII等字。是必某獵會所贈者。華生斷爲獵會者。因獵會英文首字爲H字。嵌者縮

想此杖有功於獵會。故得此贈物。福燃煙推椅起曰。子技進矣。我每探案。子必

譽我之能。然天下有徒知譽人而不知自譽者。譬如有一物於此。本無發光之原質。然能受光力。遂成有光之物。猶之人無眞確之識力。而能警覺他人之識力。以助成其事業也。福平日少許可人。且余每譽其能。或詰以考察之事。福輒默默然無一語。今忽出此言。余因私自欣慰。既喜料事之精確。尤喜得福之稱賞。不覺驕矜之態。發見於外。福去其煙。持杖向窗前。驗以常用之顯微鏡。驗畢。坐牀角之左曰。杖之爲物。雖微。似頗有關係。我已驗得實據矣。余驕喜之餘。不願斯言入耳。急詰曰。豈余所驗。視尙有未盡耶。但望余所疏忽者。非重要之事耳。福曰。子所驗之事。大半爲誤。頃所以譽子者。謂因子之誤。得以證我驗視之確也。然彼爲村醫。及常以步行二節。則又非誤。余曰。審是。則所誤安在。福曰。子所不誤者。僅此二節耳。余曰。無論若何。此杖當無他證。福曰。否否。持贈者必爲醫院中人。英文醫院首其CC二字。爲茶林哥老斯地方所簡縮者。余曰。然。福曰。余雖未識此客。若所驗視果實。尙可揣測其他端。余曰。誠如子言。福曰。子何不再加驗視。余曰。以余識力有限。只決其初行醫於城市。繼行

醫於村邑。福曰。盍推而遠之。此杖爲何事而贈。爲何事集衆人而贈之。福又言曰。此必層母提耳始出肄業之醫院。行醫於世。其同學醵貲以贈之。是此杖可斷爲層母提耳移地時所得之物也。余曰。確甚。福曰。彼非居醫院醫員之職者。凡醫院醫員。當歷倫敦繁盛之場。有積年之資格者。彼業醫既非醫員。是必爲尋常行醫之醫士。杖中所嵌年號。距今五年。則其出院必在三十歲以下。吾敢決其人必仁樸而粗率。其自視必甚卑。吾又敢決常自隨以狗。狗形必大於獵狗。而小於英京之大種狗。余俟福畢說。吃吃而笑。是時福倚短榻。口銜煙捲。煙盤繞上附灰板。余曰。自隨以狗之說。余無從驗其當否。至其年歲事業。此固易考者。因步近貯藥架側。取一醫士名表。檢而得之。因讀其文曰。層母提耳。科林本國家外科醫院中人也。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在茶林哥老斯醫院充尋常醫士。該院嘗考百病叢書。及遺傳病種之說。層母提耳所說居優等。又充瑞典國醫學會訪事。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著一論言病種不絕之原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三月性靈報。復著一論。言人種

進步之理。又曾充科林本梭斯瑣海巴露三地之醫士。余誦畢。福微笑曰。註中無獵會之言乎。今只可謂彼爲村邑之醫。然余決彼爲仁樸。粗率。自視甚卑。此三者。可自信其無訛。蓋其人必仁樸。乃可以得贈物。其人必自視卑。乃棄倫敦繁盛之場。而行醫於村邑。其人必粗率。乃遺攜杖於此。且留此候有一點鐘之久。竟不留名刺以示主人也。余曰。然則以狗自隨之說。以何證之。福曰。狗必常隨其主之後。緊銜其杖。杖質旣重。故銜其中段尤堅。而中段之齒跡尤顯。其齒跡排列。不及獵狗之密。又無大種狗之稀。然則果爲何物。余悟矣。余悟矣。直游玩之獵狗耳。福且言且行。及檻前。遽然而止。其決爲游玩獵狗之語。聲雄而亮。余愕然仰視。詰福曰。子何決之深耶。福曰。決之何難。今狗已歷階而上。尾其主人之後。將入吾室。子留此勿避。客與子同業。子留或有以益我。福又言曰。華生試聽之。履聲橐橐然。已上樓矣。子其之測來者之爲苦爲樂乎。層母提耳業醫。余業偵探。而謁余者再。其有重事可知。語已。乃呼曰。客請進。客昂然入。余甚駭之。蓋余意其人必豐厚。今乃爲修身癭頰。鳥鼻尖目。蔽以金鏡。

眼光灼灼逼人。衣服縐結不理。外衣塵垢。下服破裂。年雖未老。精神散失。背俯而項伸。一望而知爲仁樸之人。旣入門。見福所攜杖。歡然前取之。曰。杖未失耶。余甚寶之。福曰。杖其爲人所贈者。客曰然。福曰。其贈由茶林哥老斯醫院者耶。客曰然。余成婚時。友人所贈者。福搖首呼曰。誤矣。誤矣。客訝然曰。是何誤耶。福曰。子謂此杖爲成婚時所贈。而余所決者。因而淆亂。客曰。余成婚時。已離醫院。思行所學。以成余業也。福曰。醫士請稍進。客曰。余一卑陋國家外科醫院之人。何敢當此尊稱。余乃卽而語之。曰。余審子學識甚高。不必過謙遜。客曰。余研究醫學之日甚淺。猶在大海之旁。拾得片鱗小石。何足以齒。子其爲福爾摩斯乎。福應之曰。否。此吾友華生先生也。客曰。得遇二君。欣幸無已。余習聞子名。與子友華生之名。然余視子額俯而長。與黑種無異。不料子思想巧幻。有若是之奇者。子其許余以手按子之腦骨乎。此種腦骨。當置之人體館。供人考驗。此非吾之譽語。見子腦骨。益余愧憤也。福曰。請坐。子業醫。故於身體上必加考驗。亦猶余業偵探。於事理上必加考驗。余察子食指黃黑。想常自捲紙

煙。在此不必拘謹。請任便爲之。客遂取煙草與紙捲之。旣速且嫻。指大而伸屈如蚓。福默然無言。眼光左右流瞥。蓋其心已專注於客矣。少頃。福曰。子昨至而今復來者。其爲考究余之腦骨乎。客曰。考究腦骨。固余業醫之本職。今日之謁。則別有所求於子。余自知識力甚拙。而驟值一至要至難之事。子其稍有所助乎。凡歐羅巴全洲中。治專門學之精者。子爲第二人也。福曰。第一人爲誰。客曰。勃林通。歐洲博學之士其析理之精。雖淹通者亦拜下風。福曰。子胡不求助於彼。客曰。勃林通任事雖機警。然終當遜君一籌。幸子勿以余言爲慢。福曰。難決者速以相示。

第二章

層母提耳指胸袋中之紙曰。難決者此也。福曰。子入門時。余已見之。層曰。舊紙也。福曰。紙若非僞製。必在一千八百年之前。層曰。先生何自知之。福曰。子胸前已露一二寸之紙告我。且余隨手取一舊紙。能決其歷年之久暫。若余所決。出於數十年外。不敢再居善於偵探之名矣。余曾著一論說。述決測年日之術。曾讀之否。今我試決此

紙。當製於一千七百十三年。層持紙出胸袋曰。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也。是爲貴族所遺者。其後人查斯持以授余。彼於三日前暴死於知母斯耳。至今衆論紛然。查斯余之知己也。病必延余診之。查斯精幹多才。守法不亂。正與余等甚重視此紙。未死已惴惴危懼。今果死於是矣。福接紙舒之膝上。呼余曰。華生。余察其字跡。已決其繕寫之日。余適立福後望之。紙黃墨淡。紙首有書於巴斯赤衛利居宅七字。末署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福曰。此紙所關甚重。客曰然。巴斯赤衛利貴族所遞遺者也。二十四點鐘以內。子必爲余決之。紙內所述簡而詳。余請誦之。福臥椅上。駢指閉目。屏息以聽。層持紙向光朗誦曰。

自有巴斯赤衛利一族。妖狗作祟之言。人持一說。吾爲巴斯赤衛利氏曉格之裔也。吾父告余以是說。吾父聞諸祖者。故吾信之尤深。而今而後。不知蒼蒼者有警罰之權。亦有赦免之時耶。嗚呼。天下災殃之來。無有甚於吾家者。吾子吾孫。當悔禍自艾。以冀上天之赦宥。更不可悚於災殃將至。動作不謹。以自戕其身。而步先

人之覆轍也。汝輩試檢閱科林敦侯爵所著史記。便知英國大亂之際。曉格曾以巴斯赤衛利氏。自名其居。曉格專暴橫恣。爲患鄉里。鄉里竟能相容者。蓋風俗腐敗。與曉格相類者正復不少。故曉格性淫而毒。西地居民。常以爲慮。悅鄰之笄女。女明皙多才。人咸稱之。女恐與遊而爲所污。避之惟謹。一日逢佳節。曉格瞰其父兄他出。聚無賴子數輩。劫女以歸。閉之樓屋。偕友暢飲於下。女兀坐樓上。忽聞詈罵。忽聞唱和。忽聞狂呼。攪雜淆亂。心知有機可乘。急啟窗。攀附牆藤而下。女家相距三里。歸路必經曠野。以一弱女子而膽壯如此。雖丈夫亦當聞而生愧也。旣而更深人醉。曉格持酒一壺。蔬數事。勃勃然蹣跚扶梯而上。登樓則女已失。曉格憤甚。復下樓。狀如癡狂。蹴杯毀案。仰首誓天。俯首誓衆曰。不得此女。吾不欲生於人世。衆聞之面面相覷。有點者曰。曷盡放獵狗以捉之乎。曉格領之。入廡中。呼圉人備馬。且盡放所畜獵狗。擲之以女所遺手帕。使嗅其味。凡獵狗善嗅。味嗅某味。即噬某人。驅而出之。月明如晝。羣狗兇兇。呼嘯而前。曉格隨其後。逕至山野。衆見其忽促。不知所措。

有呼持槍者。有呼備馬者。有呼取酒者。紛焉如麻。旣而思其深夜遠出。或有不虞。遂集三十人乘馬隨之。蹤跡女所行之路。行未一二里。遇牧羊者。詰以見羣狗與否。牧羊者震其洶洶之狀。不知所答。少頃神稍定。乃曰。始見一女徐徐前行。羣狗隨其後。曉格乘黑馬。揚鞭驅之。又有一兇猛可怖之獵狗。寂焉躡曉格之後。天乎。余視此等獵狗。後日之不跡余後也。衆以其言狂妄。斥去之。忽聞慘呼之聲。又見曉格所乘之馬。疾馳而來。韁轡盡失。鬃毛汗溼。曉格亦不知所往。衆知有異。亟行而前。及抵山野。但見羣狗止於坡下。不敢前進。有返首者。有豎耳癡立者。前之兇猛。至是盡斂。衆酒稍醒。亦止不敢進。中有三人膽頗壯。中酒亦較深。躍然勒馬下坡。坡下荒地有二石。巍然森立於月影掩映中。有一女屍僵臥於男屍傍。一獸狀如獵犬。蠕蠕偃仰男屍上。緊咬其項。三人正審睇間。獸反首露齒以視。三人驚而逸。後聞諸人云。其一以驚死。其二亦成狂疾。嗚呼。吾子吾孫。其知此獸常爲吾家害矣。吾所以記之以告後人者。蓋恐後人不知受禍之源。增其驚駭。若已知

此禍不可避。則驚駭當可稍殺。嗚呼。吾子吾孫。其知吾家常罹此慘死耶。古人云。祖宗有罪。天罰其子孫。但望蒼蒼者發憐憫之心。勿加罪於無辜之人。至於三四代而不已也。嗚呼。吾子吾孫。其順受天命。勿於昏黑之夜。奸宄易乘之時。遊適荒蕪之野。此書爲曉格後人所述。以遺其子烏魯齋及莊兒。各宜珍藏勿失。

層誦畢。揭眼鏡於額。凝目視福。福欠伸曰。有是哉。有是哉。層曰。子豈不以是爲美談乎。福曰。事類小說者。固甚樂之。然余執何業。樂何從來。層復持一報紙示福曰。此爲知母斯耳。六月十四日發行之報。內述查斯侯爵死狀。旣詳且確。余請誦之。層推鏡於目。復誦報曰。

巴斯赤衛利氏查斯爵臣。下次國會開時。將被舉爲議員一節。本報前已詳之。今忽暴死。論者紛然。查斯居巴斯赤衛利村。雖不甚久。與之遊者。皆稱其有仁厚之量。先是巴斯赤衛利一族。零落殆盡。查斯以子然一身。行商南非洲。遂成巨富。得復先人之舊。此固彼族之大幸。且心懷曠達。略有居積。卽棄商而歸。居故鄉尙未

二年也。查斯無子。好施與。周給。常以改葺舊宅爲念。其所興公益事業甚多。本報屢贊揚之。死後地方官勘驗之說。旣不詳確。而神妖作祟之言。亦少談者。如謂查斯被戕而死。則何以爲人所戕。人皆莫詳其故。然天下豈有無故而死者。查斯歸自非洲。未嘗言娶。自奉甚儉。供服役者。爲夫婦二僕。姓巴林母。夫司酒。婦理瑣事。其僕謂其主未死時。體已不適。其友所言亦然。復謂其有心疾。面色憔悴。呼吸甚粗。卽常與診疾之醫士層母提耳。亦言其有腦疾。查斯常於晚餐後遊散附近之松柏徑側。六月四日晚。查斯囑其僕曰。速整行篋。明晨將往倫敦。囑畢。口銜煙捲而出。其僕習以爲常。不爲怪也。久之未返。僕始皇然。持燈尋之。松柏徑中。雨後泥土鬆溼。查斯足跡顯然。路半一門。可通山野。察近門足跡。似查斯必立此片刻。復向前尋之。果見其屍於路盡處。但本報所最疑者。其僕云。過此門則足跡已異。似以足指捻地而行。山野居民。有名莫斯科者。以販馬爲業。言當昏睡時。聞呼號聲。惟不知其所從來。查斯全身毫無傷痕。其密友層母提耳醫士見之。則謂非查斯本

來面目。官醫言由肺病所致。驗屍官定案。亦以官醫所言爲證。夫使彼果爲肺病而死。則固甚善。然驗屍官不能不決之以此者。蓋恐其後人將震其世世死於非命。無肯爲之繼也。又聞有亨利者。爲查斯仲弟之子。與查斯最親。前此寓居美國。例當席其伯父餘產也。

層誦畢。卽摺疊之。納諸胸袋。福曰。此事要領甚多。此報余先已閱過。未竟。適爲他事所阻。報上所述查斯事。其爲人人所共知者乎。層曰。然。福曰。人所未知者。請明揭以告余。福復靜坐凝神以聽。層跼蹐忸怩曰。余治醫學。若持鬼妖毒人之說。以剖白吾友之死。則世將斥余爲狂妄。故不以此說證諸驗屍官。且余說一出。亦恐如報上所言。查斯後人將震其慘死。無肯爲之繼者。躊躇於二者之間。以爲言旣無益於死友。不如不言爲愈。今於子則不能隱。亦不敢隱矣。查斯之居臨原野。人煙散處。戶口寥落。與鄰里時相過從。而余與之尤稔。其地有重望者。爲福林格林。居於來福特村。又有治博物學者。爲斯太白敦。居梅特比村。此外則鮮有品學者。吾輩羣居。常治格致

之學。往來頗繁。查斯歸自南非洲。其所得格化之理尤精。吾輩常以夜聚。考論非洲土人剖體之理。前數月。余察查斯腦力所發之思想。淆亂無主。其於妖狗一節。用腦力尤深。日輪西墜。雖至友邀之野遊。亦不肯輕出。彼念先人遺事。知災殃將至。愈增驚恐。蓋鬼妖纏附之見。早積於胸中矣。屢詢余曰。子夜間外出診病時。見有異獸否。聞狗吠聲否。言次。貌倉皇而聲戰慄。當查斯未死之三禮拜前。一夕。余乘車詣其宅。彼方立門首。瞠目直視余後。余至其前。彼目睛仍不稍瞬。知余後必有異。急回首。驟見一黑物。狀如小牛。疾馳而過。急跡之。倏然已逝。於是查斯所念愈雜愈亂。是夜止余宿其家。出先代遺囑授余。即頃所誦者也。驚駭之後。授余以此。足驗其心中之無主矣。余今不厭瑣細告子者。蓋雖至微至輕之事。與其暴死情形。或有重大關係也。查斯之游倫敦。亦從余所請者。凡人驚駭必損其腦質。倫敦爲繁盛之地。查斯居彼數月。或可移易而消融之。其契友斯太白敦亦然。余言哀哉查斯。乃於未往倫敦之前。驚駭而死。豈余言有徵於先耶。死後。其僕巴林母。令僕夫名悲卿者。乘馬至余居。

余適未就寢。故於一點鐘內。卽抵巴斯赤衛利村。以待驗屍官之來。察查斯足跡。及通原野之門。則往復不一。似立此而趨。趨者。過是則足跡已異。其他之完全足跡。卽巴林母往尋所留者。抵屍傍。見屍覆於地。指入泥土中。其面容敗壞。誠如報上所云。當官驗屍時。巴林母云。近屍處。並無他足跡。實則離屍稍遠處。別有其一。福曰。其爲足跡乎。層曰。然。曰。男乎。女乎。層訝然直視。欹首低聲曰。足跡異於常物。似爲獵狗所遺者。

第三章

余聞層言。驚惶無主。層之呼吸。愈久愈低。福兩目耿耿直視曰。子視之審乎。層曰。余昨之視足跡。不啻今日之視子。福曰。驗時子有他語否。層曰。無之。雖言亦何補。福曰。他人皆不之見。何也。層曰。足跡離屍。有二十碼之遠。故人皆忽之。余若不知其生時。有恐怖獵狗之事。亦斷不審及之。福曰。原野之中。牧羊之狗必甚多。層曰。審其足跡。必非此類。福曰。其跡大於常狗乎。層曰。然。福曰。是夜天氣何似。層曰。陰寒甚。福曰。無